

歷代書畫家傳記攷辨

徐邦達 著



歷代書畫家傳記考釋

徐邦達著

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

历代书画家传记考辨

徐邦达著

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

(上海长乐路 672 弄 33 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市印刷三厂印刷

开本 850×1168 1/32 印张 3.5 附图 15 页 字数 72,000

1983 年 10 月第 1 版 1984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30,000

统一书号: 8081·12965 定价: 0.75 元

前 言

古书画家传记是研究鉴别古书画不可缺少的文献资料的一部分，因为传记中除了涉及他们的生平种种以外，有的又包含着叙述那些书画家的艺术风格、成就等方面，据此可以在鉴别他们的书画作品时作印证校勘，帮助我们深入了解所鉴定的那件作品的各方面有关问题，从而提高我们的鉴别认识，最后能够更正确地作出鉴定的结论来。

但是古代文献材料不一定是记载完整或比较正确的，因此当我们从实物（也有的是在冷僻的杂书）中发现了有关的新材料为以前书传中未曾见到过的，就要予以记录补充，或则藉以纠正前代书传的错误，使以后运用那些材料时不致以讹传误的长期错误下去，贻害艺术界的研究工作。

本书仅就目前见闻所及草写了一共廿七篇作为初集问世，后有续知再为续写。当然其中还有些问题我的见解未见得一定正确，同时也不很完备，还须继续纠谬增补，那要请读者们多多指教。

徐邦达 1980

目 录

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平议·····	1
孙过庭字虔礼、孙虔礼字过庭是否一人质疑·····	6
米芾生卒年岁订正及其它二三事考·····	10
米友仁生平订正·····	15
李迪在世年代考订·····	18
赵孟坚生卒年岁订正·····	20
僧法常(牧溪)传记订正·····	24
任仁发父子事略·····	28
鲜于枢生卒年岁考订·····	30
柯九思生卒年岁考正·····	32
张雨生卒年岁考正·····	34
王冕生卒年岁考正·····	37
仇英生卒年岁考订及其它·····	40
嘉兴项氏书画鉴藏家谱系略·····	44
邵弥生卒年岁考订·····	47
卞文瑜生卒年岁考订·····	50
唐宇昭、于光等家世考略·····	52
龚贤生平及考订·····	54
僧原济生卒年岁新订及其它·····	61
华岳生平补订·····	70
刘泳之生卒年岁考订·····	73

明代供奉画家的官职考.....	75
历代某些书画家生卒年岁简考.....	79
二合为一又一分为二的孙隆、孙龙.....	83
书画家名字相同或相近致二人误混为一考辨.....	89
将书画家名与字分开以致误定为二人考辨.....	97
南宋鉴藏家张澈同姓名二人考.....	104

附 图 目 录

- | | |
|--|---|
| <p>1. 书谱卷上 唐·孙过庭</p> <p>2. 拜中岳命诗 宋·米芾</p> <p>3. 鸡雏待饲图 宋·李迪</p> <p>4. 题赵孟坚《水仙卷》 元·顾观</p> <p>5. 水仙卷 宋·赵孟坚</p> <p>6. 观音像 宋·法常</p> <p>7. 清閟阁墨竹图 元·柯九思</p> <p>8. 跋褚遂良摹《兰亭序》
元·张雨</p> <p>9. 跋钱选《浮玉山居图》
元·张雨</p> <p>10. 跋赵孟頫《道德灵宝
生神章经》二 元·张雨</p> <p>11. 跋赵孟頫《道德灵宝
生神章经》一 元·张雨</p> <p>12. 跋仇英《职贡图》 明·文徵明</p> <p>13. 设色山水卷 明·邵弥</p> <p>14. 跋邵弥《设色山水卷》</p> <p>15. 跋邵弥《设色山水卷》</p> <p>16. 跋卞文瑜《山水册》
清·王节</p> <p>17. 荷花 清·唐于光</p> <p>18. 溪山无尽图跋(一)
清·龚贤</p> <p>19. 溪山无尽图跋(二)
清·龚贤</p> <p>20. 题《出蓝竞爽册》 清·龚贤</p> | <p>21. 《出蓝竞爽册》之一
清·山响</p> <p>22. 《出蓝竞爽册》之二
清·官铨</p> <p>23. 《出蓝竞爽册》之三
清·龚柱</p> <p>24. 《出蓝竞爽册》之四
清·僧巨来</p> <p>25. 五瑞图 清·石涛</p> <p>26. 兰石图 清·石涛</p> <p>27. 山水册 清·石涛</p> <p>28. 山静日长图 清·黄应谌</p> <p>29. 中秋伏日图 清·黄应谌</p> <p>30. 新罗山人像 清·张四教</p> <p>31. 虎丘图卷 清·刘泳之</p> <p>32. 仿山樵设色山水 清·刘泳之</p> <p>33. 仿山樵设色山水题
清·刘泳之</p> <p>34. 鱼藻图 清·缪辅</p> <p>35. 芙蓉鹅图 明·孙隆</p> <p>36. 跋神龙本《兰亭序》
元·郭天锡</p> <p>37. 书《梁隆吉四禽言诗》卷后
清·郭界</p> <p>38. 山水册 清·高岑</p> <p>39. 深翠轩记 明·俞贞木</p> |
|--|---|

王羲之生卒年岁旧说的平议

王羲之(逸少)的生卒年岁,《晋书》卷八〇本传里没有详细记载,只说他“卒年五十九”。唐张彦远《法书要录》卷八转载张怀瓘所撰《书断》中王羲之传称他“升平五年(辛酉——公元三六一)卒,年五十九”;这和陶弘景答梁武帝《论书启》中所谓“逸少亡后,子敬(王献之字,羲之的幼子)年十七八”^①大略相合。以此来推算,他应当生于西晋太安二年癸亥(公元三〇三)。后世宋董道《广州书跋》卷六:《书黄学士瘞鹤铭后》和黄伯思《东观余论》卷下:《跋黄庭经后》两文中,并沿用此说。清包世臣在《艺舟双楫》对王氏书迹的论说,如《书谱辨误》、《十七帖疏证》等文章里,也都以此为依据。近人麦华三撰《王羲之年谱》均无异辞。我也认为无甚必不可信的地方。

宋桑世昌《兰亭考》卷一:《咏赞》摘录所谓羊欣《笔阵图》中却说:

“羲之年三十三书《兰亭》;三十七书《黄庭经》(按:依张说,则五十一岁写《黄庭经》),书讫,闻空中有语,卿书感我,而况人乎?吾是天台文人。”

如果根据此说,那末上推王羲之的生年,又应为大兴四年辛巳(公元三二一);到五十九岁死,是太元四年己卯(公元三七九),须推后十九年,那时王献之年已三十六岁了。后来清钱大昕编的《疑年录》卷四,吴荣光编的《历代名人年谱》,均沿用此说。钱

^① 《法书要录》卷二转载,考升平五年献之年十八。其生卒见《世说新语》卷下之上“伤逝”刘孝标注。

氏还注道：

“《东观余论》谓逸少以惠帝太安二年癸亥（公元三〇三）岁生，至穆帝升平五年辛酉（公元三六一）岁卒，误也。”

我们考《晋书本传》卷五十：

“（羲之）年一三，尝谒周，颍察而异之，时重牛心炙，坐客未啖，颍先割啖羲之，于是始知名。”

这是王氏一生经历中的著名事件，本传的记载，应当是可信的。按周颍在永昌元年壬午（公元三二二）三月，为王敦所杀，见《晋书·本传》。如果说王氏生于太兴四年辛巳（公元三二一），周颍死时他只有两岁，哪能去谒见周氏呢？这篇所谓羊欣《笔阵图》语句荒诞，应是伪造，不足征信的。而钱大昕等却偏偏信此不疑，也未免太疏陋了。

明张溥辑《汉魏六朝百三家集》中《右军集二》有《题卫夫人笔阵图》一文（此文亦是伪造，文中说到王氏在“许下”、“洛下”），中间说：题此图时王氏“时年五十有三”，末又记“永和十四年四月十三日书”。考永和只十二年。又此文也载入《法书要录》卷一，今查明《津逮秘书》刻本中，却没有永和十四年等几句，不知张溥又从何处得来加入。总之，此说基本上也是不值得考虑的。

清鲁一同著《右军年谱》又另创异说，鲁氏也不信王羲之卒于升平五年之说，其引证驳议主要有三点。一、引所谓《桓公还台帖》，鲁云：

“桓温自江陵（在湖北省）入朝乃兴宁二年七月事。其移镇姑熟（安徽芜湖）则在兴宁三年二月，于是固辞内录，遥领扬州牧，故谓之还台，升平以前未尝有还台事也。”

现在且不论鲁说：“于是固辞内录，遥领扬州牧，故谓之还台”这几句话讲得通讲不通，先来看看本帖原文，文曰：

“桓公以江州还，台选每事胜也。不可，当在谁耳。”（《右军书记》、《法书要录》辑入）

称“以江州”，则当时此人必为现任江州刺史；桓温从未作过江州刺史，江陵、扬州、姑熟又都与江州无关，这怎能牵扯到桓的身上呢？可知此句不应作桓温从江州还朝来解释，“以”有“以为”的含义，所以我认为这是王氏传述桓温语意，“江州”非桓而为另一人，且是人名的代名辞——如韩荆州等等之类，若仅仅以地名而论，那就讲不通了。考《晋书》卷七康帝记：

“（建元元年——公元三四三）冬十月辛巳，以车骑将军庾冰都督荆、江、司、雍、益、梁六州诸军事、江州刺史。……辅政。”

又卷七十三庾冰传亦云：

“献皇后临朝（穆帝永和元年——公元三四五），徵冰辅政，冰辞以疾笃，寻而卒，时年四十九。”

所以帖中所称的“江州”，应当就是庾冰。而王羲之此帖则书在永和元年冰未卒之前，是年羲之为四十三岁。那时桓温官徐州刺史，庾冰的进止还未发表，所以桓温话中有“不可，当在谁耳”这种猜测之辞。今试释其帖文，曰：桓公以为（庾）江州还朝，台选得人；但如果不应命，不知该又是什么人来辅政。这样岂不晓然明白了吗？

鲁名此帖为《桓公还台》那是点了破句，因为“台”字应属下句之首，否则“选每事胜也”便不成文理了。所以摘字名帖这样称是不大妥当的。

二、鲁云：

“再考郗昙卒于升平五年（公元三〇三），而郗愔传载自昙卒，益无处世意，在郡优游，与姊夫王羲之、高士许询，俱

栖心绝俗，修黄老之术。《世说》又载右军与王敬仁（洽）、许玄度（询）并善，二人亡后，右军为议论更克，孔岩诫之曰：明府昔与王、许周旋有情，及逝世之后，无慎终之好，民所不取。详其年月，许后昙卒，王羲之又后许，优游盛于当年，周旋称其畴昔，进退相准，不当与重熙（郗昙）同年殂谢矣。”

此说也难确定三人不能同卒于一年中。假定郗、许卒于春、秋，王卒于残腊，种种情事，亦有何矛盾之可言？

三、鲁云：

“相传十七帖云：乃逸少与周益州，历代鉴别，殆无异论。中一帖云：‘足下今年七十耶？吾年垂耳顺，推之人理，得尔以为厚幸。’益州名抚，镇蜀二十年，卒于兴宁三年六月。据此则‘年垂耳顺’正五十九岁。逸少之卒，又不得至兴宁三年之后矣。”

按王卒早于兴宁三年，自无问题，但周既未必存年正为七十，那么，王氏的五十九为什么也正好是兴宁三年呢？所以此条只能了解王、周二入年岁的差距，而不能证明兴宁三年为二人同卒之岁。也就是说王氏此帖书于升平四、五年间（年五十八、九），其时周氏年正七十，至兴宁三年周亦卒，应享年七十四、五。自与王羲之卒年无关。

又鲁一同《年谱》后附的《丛谈》中又说道：

“又逸少亡后，子敬年果十七八岁，不应奴（献之小名）小女已及四岁，此又一误也。”

这应当是根据《宝晋斋帖》里一帖中，谓：“期小女四岁，暴疫不救”云云而来的。但“期”乃是延期，不知是哪一个儿子的小名。考另一帖云：

“官奴小女玉润病来十余日，了不令民知，昨来忽发瘧，至今转薦”。（《快雪堂帖》中见）

又一帖：

“延期、官奴小女（此时献之女如为刚出生，则当无可），并得暴疾，遂至不救，愍痛心奈何？”（见《法书要录》卷十、《右军书记》）

从这里可以知道延期是官奴的兄长。延期的小女死年四岁，与官奴的女儿玉润是毫无关系的。那么，以此来证明王羲之死时献之不应当是十七、八岁，又有何用呢？总之，鲁一同的翻案文章，有很多的错误之处，因此也难以使人信服。

近人徐世昌编的《大清畿辅书征》中有清光绪间吴浔源撰《右军年谱》一目，提要里录入吴氏自序，说“离右军的死去，已经有一千五百二十二年了”。自序没有年岁，这个距离的数字，等于空说，无法以此来推算王氏的卒年。杭州图书馆编《中国历代人物年谱集目》在此书目后附注道：“太安二年（公元三〇三）——太元四年（公元三七九）。”这样把王羲之存年五十九之说都改变了，——应为七十七岁。可惜此书我没有找到，无法取以查勘，只能附记待考。

张怀瓘没有表明他说法的来历，这是使人多生探测的主要原因；如果疑心他是依据陶弘景之说而推算得来，那末还有可商之处，因为陶说：“逸少亡后（不是死时），子敬年十七、八”，也还有一年的上下；这样一定说升平五年（子敬十八岁）为羲之卒年，就未见得精确了。不过这相差，总也不会太远——至多前后二、三年，总比其它诸说为接近些。

孙过庭字虔礼、孙虔礼 字过庭是否一人质疑

明·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寅集补孙虔礼书录后注云：

“孙虔礼字过庭，见陈子昂撰墓志。《宣和书谱》云：‘孙过庭字虔礼，甚谬。’”

按张氏所引唐《陈伯玉文集》卷六中“率府录事孙君墓志铭”前序说道：

“君讳虔礼，字过庭，有唐□□人也。”

同时稍晚的张怀瓘《书断》^①中孙氏传记，亦称：

“孙虔礼，字过庭，陈留（在河南省）人。官至率府录事参军。”

基本上同于《陈伯玉文集》中的“孙君墓志”，可能就是从《陈集》上抄来。张称“陈留人”，今所见明万历年间杨澄重校刻本《陈集》，正缺；张氏当日可能还见有此二字。

再看传世孙氏自书《书谱卷上》，题名却作“吴郡孙过庭撰”。（附图1）

又唐窦蒙注窦蒙撰《述书赋》孙氏略传亦说：

“孙过庭，字虔礼，富阳（在今浙江省）人，右卫胄曹参军。”

其名、字和《书谱卷上》自题正合，其籍贯则和张怀瓘所说不同。

^① 《法书要录》卷七、八、九辑入。

又考陈子昂的孙虔礼墓志中云：

“幼尚孝悌，不及学文；长而闻道，不及从事禄。值凶孽之灾；四十见君，遭谗慝之议；忠信实显而代不能明，仁义实勤而物莫之贵。堙厄贫病，契阔良时，养心恬然，不染物累。独考性命之理，庶几天人之际。将期老有所述，死且不朽，宠荣之事，于我何有哉！志竟不遂，遇暴疾卒于洛阳植业里之客舍，时年若干。呜乎！天道岂欺也哉！而已知卒，不与其遂，能无恸乎！”

又同书卷七有《祭孙录事文》，其中有云：

“有不识于中庸，君不惭于贞沌，乃洗心于名理。元常既歿，墨妙不传，君之逸翰，旷代同仙。岂图此妙未极，中道而息，怀众室而未摅，永幽泉而见魄……人代如此，天道固然，所恨君者，枉天当年。”

从墓志和祭文中，我们知道了这位孙虔礼字过庭的，是幼年“不及学文”，长而“洗心于名理”，又中寿“枉天”。虽能书却“中道而息”尚未大成，而学的又不是王羲之新法而是锺繇古体，

现在我们再看看那位“吴郡孙过庭撰”又自己书写的《书谱卷上》。先论书法，是精进老到，苍逸绝伦，岂是“此妙未极，中道而息”的人所能写得出来的？我想陈子昂即使不太研究书法，也不至于谬背到如此；并且谀墓之文，总只有夸大赞美，没有无故贬斥的。窦泉《述书赋》中对孙过庭的书法也说：

“虔礼凡草，闾阖之风，千纸一类，一字万同。如见疑于冰冷，甘没齿于夏虫。”

这不过是不满意孙氏的字法结体变化少，而又对《书谱卷上》中“岂可执冰而语夏虫哉”等轻薄口吻有此反感罢了；不能说就是评他的书法为中年未大成的确据。

又考《宣和书谱》卷十八“孙过庭传”中有云：

“文皇(唐太宗李世民)尝谓：过庭小字(按：明刻本《宣和书谱》皆作‘小字’，但也有别本作‘小子’的。我觉得以下文‘书乱’云云来看，则正借王羲之斥张翼‘小子儿乱真’语，上句末不应是个‘字’字)书乱二王，盖其似真可知也。”

这更证明孙氏是王氏新体的追随者(传世《书谱卷上》墨迹即可证)，而不能是和锺繇“旷代同仙”的。同时又可以知道，孙过庭在贞观年间虽则年纪还轻(小子)，但已经以书法著名当时，而且为皇帝兼书法家的李世民注意到了。那么，他的年龄总得要到三十左右，现在假定他在贞观末年(公元六四九)间为三十岁上下，下推到垂拱三年(公元六八七)写《书谱》时，至少也在六十岁以上，怎能说他是“枉夭”者呢？关于这个问题也有人说：《书谱卷上》中有：“余志学之年(十五岁)，留心翰墨”和“极虑专精，时逾二纪”的话，认为他写这谱时只有三十九岁(十五加二十四)，所以不可能早到唐太宗时已经是位名书家。但是仔细联系此三句的上下文来看，我们认为这几句话只能说他是自己追溯学书到二十年之后，还是不行——“有乖入木之术”，但仍旧“无间临池之志”，继续努力下去。而并不是说《书谱卷上》就在四十岁以前写的。所以底下又讲到“通会之际，人书俱老”，又说“庶使一家后进，奉以规模”，这种老气横秋的语气，岂是一位“枉夭”的人所能讲得出来的么？至于这篇文章写得又是那样的老健藻丽，也决不是“少不学文”的人在四十以前就能撰写的。

根据以上种种的矛盾情况，我怀疑“吴郡孙过庭”和“率府录事孙君(名虔礼的)”不是一个人，因为时间差不多，又都擅长书法，所以后世把他们合二为一了。至于窦蒙、张怀瓘二家所记的籍贯、官职不同，这倒并不是不可统一的矛盾，因籍贯有祖籍和

后来的寄籍，官职可以调换，我不打算在这两个方面援以为据了。又“吴郡”和“富阳”，应无区别，因为浙江偏西一带在三国时曾全属吴郡，吴大帝孙权的祖籍就是富春，也许过庭还是大帝的支裔呢！

米芾生卒年岁订正及其它二三事考

米芾生卒年岁，向有三说，一为《宋史》卷四四四文苑本传，云：“卒年四十九”；一为蔡肇撰《故南官舍人米公墓志铭》^①，说：“享年五十有七”，但都未说死在哪一年，更不知生在哪一年；一为宋程俱《北山小集》卷一六《题米元章墓文》，说他卒于大观四年庚寅（公元一一一〇），但又不说明几岁。

考米氏自跋所得谢安《八月五日帖》后云：“余年辛卯”^②，又《太师行》诗中亦云：“我生辛卯两丙运”^③，又跋褚遂良《临兰亭序》后用的一方玉印，文曰：“辛卯米芾”^④，亦见《书史》自述用印云云；故知应生于皇祐三年辛卯（公元一〇五一）。其卒年如下推四十九年，则为元符二年己卯（公元一〇九九），那是绝不可能的，因为他在徽宗朝才做书画学博士。这样，再下推到五十七年，则应卒于大观元年丁亥（公元一一〇七），那就没有问题了。张丑《清河书画舫》所载生卒同此，应确，但未注明来由，所以再为详考如上。由此可以证明《宋史》本传之误。又卒年如依《北山小集》则须享年六十，和墓志不合，应也是错误的。

米氏早年名作“黻”，后书芾。清翁方纲撰《海岳年谱》云：

- ① 据《宝晋山林集拾遗》卷首所载。
- ② 见《山林集拾遗》卷四。
- ③ 见《山林集拾遗》卷二。
- ④ 见米书墨迹真本，现藏故宫博物院。